

沧桑文丛
主编 ■ 李辉

别离在 新世纪之门

——萧乾传

丁亚平 著



萧乾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沧桑文丛

主 编 李 辉

别离新世纪之门

——
萧乾传

丁亚平 著

CANGSANG WENCONG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离在新世纪之门:萧乾传/丁亚平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5
(沧桑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5-04628-1

I 别… II 丁… III 萧乾-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131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4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20.00 元

“沧桑文丛”总序

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

沧桑是时间的流动。昨天、今天、明天，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条河流的水，尽管来自不同山川，一旦流在一起，便浑然一体，无法将之一一分开。

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同一个时刻，同样的阳光照耀下，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

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在他的心灵世界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或者说，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思想、人生一种

沉甸甸的分量。

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沧桑”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社会的变迁。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回首往事,抚摸流逝的日子,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处在世纪转折时刻,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他们知道,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

主编一套“沧桑文丛”的构想,便在这样一种感受中形成。

“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题材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

不猎奇,不虚饰,历史的真实应该是“沧桑文丛”的灵魂与品格。

重要的当然在于,文丛中的作品,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

记录。我相信,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才是“沧桑文丛”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

愿这样一套丛书,以它独有的姿态,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

李 辉

1997年1月28日

代序

大河温柔,但却曲曲折折,不屈地向前伸展,最后终而平坦地融入到了遥远而空阔的天际之中。当你的目光消失在这浩瀚的水面和广阔的天宇的会合处时,你的胸中会涌漾着莫名的感激。某些情愫某些思絮,虽然恍惚迷离,捉摸无定,却也颇为微妙颇为强烈,让你回想不已。是的,这里表面平和宁静,一派温婉,但其内里却流动着一种宝贵的素质,奔涌着一股自自然然缓重激烈不可制服的力量,就仿佛水底秘藏着熊熊燃烧的不息的火焰一样,总在发散和显露着本质的绚烂与激昂。

我在与萧乾的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常会想到这样的大河,这样的色彩丰富的火焰的景观,而在内心深处,则往往会升腾和回响起一种庄严的生命的弦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受和体验,竟也愈趋强烈、深入。

其实,我和本书的主人公萧乾结识并不很早。那是80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里读研究生。为研究有关课题,经肖凤老师介绍,我去拜访萧乾先生。当时的萧乾,似乎正在奔向一种难以想象的辉煌:文思泉涌文章不断犹如秋天的长风里翻卷着的滚滚波浪;国外邀请应接不暇,飞北欧西欧飞北美飞新马,风风火火,很

忙。他抽时间接待我,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当我站到北京复外一幢高层建筑里的他的寓所门前时,心头掠着一阵阵兴奋和紧张。然而,门打开时,现出的却是一张圆圆的、让人倍感释然与亲和的笑盈盈的面容。萧乾用他那双柔软的手拉着我往里走。到他那间稍显凌乱的兼做客厅的书房,他紧挨着和我一齐坐了下来。他听我说,我也听他说。他的话语,温和而低柔,深厚而亲切。眼前的他,和我通常见到的老人比较,竟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普通、平凡,既感觉不出他曾遭遇怎样的风吹雨打,精神上忍受过如何的曲折苦难,也一点看不到他当年在欧洲战场在滇缅公路壮怀激烈奋勇奔驰的强悍而矫健的身影。

也许,我与萧乾的相识实在也并不算晚,甚至可以说适得其时。因为,这时的萧乾,往昔的青春虽然已经去而不返,自己用眼睛刻画过的一幕幕清晰生动细致的图景也已再难进入与亲历,但是,他毕竟已经完整了,丰富了,有了最深湛的积累最丰厚的收获和最宝贵的拥有——

年岁是些最可爱的人;

它们送来昨天,送来今日。

已经逝去的过去,给了他回忆的快乐。他充分体验到了生命的欢悦与丰盈。对生活对人生对历史的了悟与投入,使他不仅有了——一长串著作,而且收获了许多旁的东西,比如勇气与担当、深省与渴望、光荣与梦想,等等。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寻求留连与体认,使他沉浸到了一种独属自己的永恒体会之中。原来,忧伤与激昂与静默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他潜进那留不住的往事,去

做无止境的旅游,尝试追回被忘却的花朵。他写了许多文字,本意是“改正”是拨去历史迷雾抚慰自己心灵深处的创痕,不意却有这许多意外的收获。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每回去见萧乾,总见他穿着老式的对襟衫之类的衣服,非常诚朴、随便。惟一的一次例外是1990年3月31日,他去参加加拿大驻华使馆为祝贺他翻译的《里柯克幽默小品选》的出版而举行的酒会。

那天下午4时,我远远地看见刚从车里出来的萧乾,穿一身崭新的黑西服,内着雪白的衬衫,脖子上打着领带,手里拖着一柄手杖,正脚步轻捷地朝外交人员办公楼的一个门洞里走去。跟在身后的文洁若老师及随行的其他几位,竟是在急急地走,才不曾被他拉得太远。仿佛是在一刹那间,我猛然觉得萧乾的青春很鲜明也很陌生地出现了——眼前的这一幕,使我很快就想到,1939年深秋,就在英法对纳粹德国宣战一个月后,年轻的萧乾来到战云笼罩的英伦三岛,肯定也是这般意气风发,激情蓬勃。熟悉萧乾的人都知道,当纳粹每晚出动上千架次飞机对伦敦进行“饱和轰炸”时,他是惟一来自中国的记者。无论是敦刻尔克大撤退,是有名的“不列颠之战”,还是随美国第七军由法国向德境挺进,他都显露出了一种超乎寻常不可思议的热情与坚韧,反映了风雨奔驰气吞万里的激昂与悲壮。

在半个世纪之后,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而终获一份静美的萧乾,一定清晰地觉得自己在苏醒。就在加拿大驻华使馆举行的酒会上,看着他端着酒杯在来宾们中间来回走动,见他用流利的英语与加拿大驻华大使交谈,用一口柔和悦耳的京白向国内同行、朋友们一一致意,我就不禁要想,他身心里正涌入与流淌着的这股悠长而甜美的液浆,会使他如醉如痴重温过去的旧梦吗?无论怎

样,与多少年驻游无定的风雨人生比较,他现在显然是已经整个地消融在一片金灿灿的阳光之中了。

在这次酒会上,应大家的要求,萧乾当众朗诵了他译的里柯克的一个小品。

当时,我没有怎么留意里柯克的“幽默”,倒是更多地注意到了萧乾朗读里柯克这个幽默小品时的“幽默”神情:他高高捧起这本新出的印制精美的译作,将它送到自己的眼前;他架在鼻尖上的那副老花镜,仿佛随时都会滑下来似的,很让人提心吊胆;读着读着,他的头就自觉不自觉地仰了起来,以至到了后来,他的下颏已经水平地直冲他面前的听众,而他头顶上那些稀疏的头发也已全部隐去不见,他那原本就圆的脸就显得益发的圆了。他的这副神态,不仅幽默,而且简直滑稽,让人忍俊不禁。

其实,幽默原是萧乾自塑的肖像的底色。在他的写作与生活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这种色彩。记得一位朋友曾跟我说起这样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这位年轻的朋友为联系美国一所大学的一项研究基金,请与他相熟的萧乾写一份推荐书。萧乾二话没说,慨然应允,当时就提笔写了起来。但这位朋友在看了萧乾写好的推荐书之后,却不无惶悚与不安地说:“萧老,您把我写得太好了——”萧乾听了,对他摆了摆手说:“哎,瞎吹吹呗。”

萧乾的这份幽默,不仅可爱,而且让人觉出其中的真纯与善良。当然,有的时候,尤其是在他的文章里,他的幽默也让人感到有更多、更深厚的意味。譬如我读他的《改正之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境素描》一文,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幽默有关的这样两段话:

一段是他在回忆1966年的“红8月”里他服安眠药自杀一事时说的:“倘若隆福医院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不收我这个‘阶级敌

人’，或者收而敷衍敷衍，不给好好洗一下肠子，我也早就化为灰烬了。”幽默中含有温情、感激，也有调侃、批判。

另一段是写1979年，也即“文革”后他首次出访美国归来后的情况：“回到北京，真像是刚去了趟月球。政协、民盟、文艺界、出版界都得去讲讲。讲什么呢？这时，步步设防的机器又开动了。我记起来60年代一位诗人出访非洲，回来作报告时，讲了点那里的情况，受到了批判。又有一位同事去了个西方国家，回来谈了几句富裕的情况，因而也成为罪行。我决定还是不去正面谈美国本身的好，只谈海内外关系。”然而就是光谈这个“关系”，心里也很不踏实。讲时字斟句酌，这一点不提，那一点冲淡一下。第一次讲完之后，“洁若告诉我，听的人大都表示失望。我说，那就很好。倘若他们听了过瘾，我就该担心了”。这真可以说是带着眼泪的微笑。里边的一种哀音，虽然细藏深躲，但我们还是能听得出来。

他把自己看做广义上的记者，把人生看做一次采访（他很早就出了一本叫做《人生采访》的书），主张酸甜苦辣都去尝尝。他坚信历史的车轮肯定会滚滚向前，而绝不会倒退。在他写的那篇《八十自省》中，他说：

人到老年，幻想少了，理想主义的色彩淡了。然而我仍坚决相信这个世界总的趋向是会前进，不会倒退。它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有时或局部上还会倒退。但整个历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从不合理走向合理，从少数独裁走向多数的民主。凡迫使世界倒退的，终必一败涂地。

这种信念，在萧乾确是根深蒂固是很认真也很执著的。然而，

在与他不少次聊天的过程中,有时,我也觉得在有些问题上他未免太过乐观。对他的乐观,我往往感到惊异:多年来,他饱经忧患,原是该有多大一堆悲哀深埋心底的,可现如今,他却似乎已将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而对周围物事报之以宁谧的微笑和永恒的憧憬。我的这种不解与讶异的消释,是在一次偶然翻读海涅诗集的时候。当时引起我注意与深思的,是海涅那首著名的《我的心,你不要忧悵……》。诗这样写道:

我的心,你不要忧悵,
把你的命运担起。
冬天从这里夺去的,
新春会交还给你的。

有多少事物为你留存,
这世界还是多么美丽!
凡是你所喜爱的,
我的心,你都可以去爱!

这首诗使我幡然猛醒:原来,在萧乾那里,不仅时时回荡着他从悠长而复杂的人生阅历中采集到的种种体验与信仰,而且更鲜明地流溢与充盈着一种与此诗吟唱的颇为相似的深刻的爱情!我深深地感动了。我终于了悟,纵使最简单的风景,也寓示着最多彩的内容,最深厚的意蕴。当你遭遇挫折面对许多沟沟坎坎曲曲折折的人生羁绊的时候,无谓地自我折磨,徒然地忧戚哀伤,又何如脱颖出你的微笑你的潇洒你的期待呢?

与萧乾接触多了,便发现,面对许多人事许多风景,他有幽默,有乐观,更有一份难得的睿智——那是历尽沧桑毕生领受人间阅历的老年的智慧。他当然有高远的理想,有深在的执著,但是他毕竟已经习惯并谅解了许多。他知道如何珍藏自己。

一次谈话之间,他忽然对我说:“在咱们这儿写文章,最需要讲究技巧。”又一次他在谈到与他有半个多世纪友情的老友巴金时,说:“巴金这些年不遗余力地倡导说真话,很让人钦佩,但是我和他不同,我只是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仅仅是一言半语,却对人生世象的纷纭复杂做了睿智的注解。一切都点到为止,尽管不无遗憾无奈,但却多少让人领受到了中国式的含蓄中国式的智慧的底蕴。仿佛面对一本最耐看的书,你细细地读,总会收获纯净与丰盈;就像啜饮一杯烈酒甘醇,你慢慢地寻索,总能品出其中隐然的浓度。

每次和萧乾坐在一起,听他悄声碎语,总觉得心头流动着阳光,感到非常温暖。记得有一两次,他特别地把我找了去,做促膝长谈。与我谈人生、谈写作。许多话语许多关切、指点,全发自内心的诚恳与设身处地的了解和同情,以至直到现在,这些潺潺地涌入我深心里的话语,仍然清晰地在我耳际回响。

在我的心目中,萧乾始终是一位令我倾服与敬慕也使我深感可爱的智者。他同我谈E·M·福斯特、乔治·奥维尔、阿瑟·魏礼,谈冰心、巴金、沈从文,也同我谈他养过的猫、龟、兔,谈生活、爱情。他甚至多次要我去读他的“恋爱哲学”《终身大事》。

记得在前几年有一次,我不慎将自己一直很看重的“联络图”通讯录搞丢了。我辗转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萧乾,并希望他能抽空把他的详细通信地址、电话号码重行示知。谁知隔日收到他的

回信,除了一口气为我列出了他的三个通信地址以外,竟还详细地和我讨论了通讯录的重要意义、他的通讯录的制作经验,以及我的通讯录的重建与补救办法、措施,等等。整整两大张信纸,正面反面,上下天地空白处,十好几点,写得密密麻麻的。也不知是信纸上没地方呢还是他忘了,总之在这封信上没能找到他的署名。

最奇怪的是收到此信后的第二天,又收到他的另一封信。这封信除了补充一些“建议”之外,他还叮嘱我:(1)“现在再不要轻易丢信封——上边有邮编号码”;(2)“你再来时,可参看我把人名按笔画和汉语拼音排列的国内、国外各一册的通讯录。”这第二封信,自然照样是写得密密麻麻的,照样没有署名。

郑重其事地对待这样一件事情,多少算是有点儿认真有点儿浪漫太过执著了吧?但是,假使是你在和萧乾对谈,是你一连收到他这样的两封信,是你格外地受到他的照顾与关爱,你又会作何感想呢?你肯定也会觉得这里阳光和晨风在起舞,充满着清气,充满着温煦,充满了人与人之间最可宝贵的真诚,而全无一点世俗的纠缠与敷衍。因为,萧乾与你、与我、与我们大家交流着的,归根结底,仍是一种内心的诚挚,一种浪漫的执著。

这是一种黎明的感情,满溢纯净而圣洁的美。由这种感情的美,我想到了萧乾用以围护自己的音乐和宗教。

大概是从旅英七年、负笈剑桥时开始的吧,萧乾成了一个西洋古典音乐迷。“文革”浩劫中,他最伤心的是从国外辛辛苦苦搜集来的数百张唱片被一古脑儿抄走。进入老年,他的枕畔,书桌、饭桌旁边,都放着收录机。一有空闲,他就将自己沉入到一派悦耳的音乐之中。

听音乐的时候,往往是他最快乐最惬意的时候。这种时候,什

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随着音乐的节奏,脑袋轻轻摇晃,心里会时而跳起欢乐的舞蹈,时而又像得到一双宁静的手掌的抚摸,恍若进到一种禅定的忘我境界。即使音乐之声戛然而止,或者早就已在耳边消失,那乐声、乐思也会仍然悠悠地长久地留在他的心上。徜徉于乐海之中,他会忽然发觉心底正涌起一股热热的浪头,会于刹那间意识到自己已经获得了一个激动人心而又含义深长的蜕变,会彻骨透心地感得并体悟出种种庄严的启示,比如关于历史与生命、人生与社会,等等。

萧乾喜欢的西洋音乐,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宗教音乐。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古典名曲,像莫扎特的《安魂曲》、海顿的《创世纪》、亨德尔的《弥撒亚》,都使他沉迷不已,流连忘返。

在饭桌上,晚年的萧乾每每总要打开收录机,将自己浸沉到圣诞歌曲的旋律中去。有了空暇的时候,他就在一派静默之中,将自己沉入种种遐想之中。他会去咀嚼、回味“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底蕴,会去想象“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该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境界,甚而在一片宁谧静穆的斑斓中,他也会去追问灵魂的有无这样的叫人很费思量的问题。这方面,他探询、思考的确实很多。譬如,说宗教是“精神鸦片”,这是从政治上否定宗教,那么,从科学上呢,科学意义上又该如何认识、判断呢?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作为一种手段是一回事,宗教作为一种本体(宗教作为宗教)又该是怎样一回事呢?世界最终会往何处去,人类最终命运又复如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不消说,萧乾本人当然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他的这类思考也远未达到“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地步,事实上,有些思考在他仅仅是

一个闪念一种回想而已。然而,正如阿多尔诺所说,“被思考过的东西会被窒息、被遗忘、被冲淡。但是,不可能回避某种东西还存在的事实”。是的,在这里,最值得回味与注意的,不是他与宗教有过如何的关联,而是他在超越性思考中汲取到的种种价值追求与内心资源。

为了响应自己心中一个紧急的呼唤,为了永恒的憧憬,怀着渴望,带着热情,他以他一生的努力,去作一种开放的超越性的寻求。虽然需要坚忍地承受着世俗的个体生存的宿命,虽然会挟带着命定的太过沉重的负荷,但是,从心底深处升起的普泛的超越追求,却毕竟是一种真的存在,一个深沉而又单纯、热烈而又执著的念愿。无论遭遇怎样的磨砺锤打,忍受多少曲折艰难,都不能也不会埋没真实。既然你将拥有一片蓝天,既然你不愿做孤独的流云,既然你将拥抱一个炫人眼目的新世界,那么你就总能守卫住自己,并且全力以赴,趲程前往,实现你那青春的夙愿与梦想。

1999年2月11日,萧乾在北京医院走了,长辞人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细雨寂寞地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透过窗户看去,外面竟是蒙蒙茫茫的一片。我又一次想起那大河,那个水底火焰的景观。一定会是一股有魔力的火,虽然是在水底,却五彩缤纷,灿烂辉煌,而不必灰茫茫的一片迷蒙;虽然熊熊燃烧辉光耀眼,却使你我如沐暖阳,感到温暖,而不觉着酷烈、灼人。你看不到任何刻意的安排,你会时时发现水底在奔涌着一股力量。就像听从神秘的召唤,不论是阳光普照晴空万里,是多云转阴罩上沉沉的乌云,抑或是遭遇台风旋风龙卷风的侵袭,大河总要执著地向前奔流,水底的火焰也依旧会不息地燃烧,闪烁它动人的光彩。

1935年在燕京大学毕业
典礼上。



1934年于未名湖畔燕
京大学第六宿舍前。